

鲁迅

研究资料

24

中国文联出版社

鲁迅研究资料

北京鲁迅博物研究室

24

中国文联出版社

鲁迅研究资料 (24)

鲁迅博物馆编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隆昌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3印张 4插页 286千字

1991年12月第1版 1991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1650册

ISBN7-5059-1543-6/I·1017 定价：6.25元

目 录

· 书 信 ·

鲁迅博物馆藏书信五封

关于郁达夫、刘半农致李小峰书信的有关说明

.....杨燕丽	(3)
郁达夫致李小峰(1933.5.6)	(9)
郁达夫致李小峰(1933.5.17.)	(10)
郁达夫致李小峰(1933.5.28.)	(11)
郁达夫致李小峰(1934.9.20.)	(11)
刘半农致李小峰(1933.3.21.)	(12)

周作人早年书信十四封

前言	张 挺 江小蕙	(14)
周作人致江绍原(1927.9.27.)		(15)
周作人致江绍原(1928.2.5.)		(16)
周作人致江绍原(1928.3.2.)		(16)
周作人致江绍原(1928.3.9.)		(17)
周作人致江绍原(1928.4.10.)		(17)
周作人致江绍原(1929.2.23.)		(18)
周作人致江绍原(1929.7.8.)		(19)

周作人致江绍原 (1930.1.4.)	(19)
周作人致江绍原 (1930.3.29.)	(20)
周作人致江绍原 (1930.6.13.)	(20)
周作人致江绍原 (1930.6.18.)	(21)
周作人致江绍原 (1932.5.14.)	(21)
周作人致江绍原 (1933.1.24.)	(22)
周作人致江绍原 (1934.10.6.)	(22)

· 资料汇编与年编 ·

鲁迅搜购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书籍简介.....	易 人 (25)
〔附〕书籍简介.....	易人辑录 (28)
鲁迅整理古籍年编 (1927—1936年)	赵 英 (75)

· 鲁迅与现当代人 ·

“此中甘苦两心知”

——谈许广平对鲁迅学建设的贡献.....	周蕊秀 (113)
杜鹏程与鲁迅.....	段国超 (135)
《狂人日记》最早评论者吴虞.....	刘传辉 (155)

· 鲁迅生平著作研究 ·

含笑谈真理

——鲁迅的幽默艺术.....	刘一新 (175)
鲁迅与《民兴日报》和《天觉报》.....	张能耿 (183)
鲁迅的美育实施.....	陈根生 (197)
鲁迅拟编汉画像集.....	叶淑穗 (216)

· 比较研究 ·

- 鲁迅和瞿秋白的“超人”意识……………姚锡佩 (229)
鲁迅与瞿秋白在翻译语言方面的意见分歧……丁言模 (249)
鲁迅藏书研究札记二则……………黄乔生 (258)

· 专 论 ·

- 建国四十年来鲁迅人道主义思想研究述评……周成平 (275)
鲁迅的学者气质和方法论特点……………顾 农 (291)
杂文发展的导向
——三十年代关于杂文问题的两场论争……姜振昌 (309)
周作人早期日记与鲁迅研究……………祝肖因 (321)

· 译 介 ·

- 鲁迅留日时期关联史料探索 (第14—20回)
……………〔日〕北冈正子作 何乃英 译 (343)

· 争鸣与考证 ·

- 鲁迅论《水浒》辨析……………陈必信 王云波 (379)
许寿裳任教于西安临时大学
——许寿裳年谱补正一则……………武德运 (390)
鲁迅英语水平考……………雪 融 (392)

· 书 信 ·

鲁迅博物馆藏书信五封

关于郁达夫、刘半农致李小峰书信的 有关说明

杨燕丽

鲁迅逝世后的1937年，许广平在报刊上登出了征集鲁迅书信的启事。做为北新书局主持人的李小峰见到启事后，将自己收藏的鲁迅书信装裱成册送交给许广平。可是在这批书信中还夹有五封友人致李小峰的信，其中郁达夫的四封，刘半农的一封。1956年6月许广平又将这些书信一起交给了北京鲁迅博物馆收藏。鲁迅的书信早已在《鲁迅全集》、《鲁迅手稿全集》中刊载。而郁达夫与刘半农的书信却一直未能问世，今天将其刊载于此，可能会给研究工作者提供一些新的资料。

郁达夫与刘半农的信由于都是致北新书局经理李小峰的，因此所谈内容大致相同，都是两方面的事情：一、商量编辑出版书籍。二、询问版税、稿费事宜。

郁达夫致李小峰信四封，写于移家杭州之后的1933年5月——1934年9月之间。但地点，第一封1933年5月6日与最后一封1934年9月20日是写于杭州。而中间的1933年5月17日、5月28日两封，却是写于到上海交稿的过程中。

1933年4月上海北新书局化名青光书局出版了鲁迅与许广平的书信集《两地书》后，本打算继续出版郁达夫的书信集。出版前，李小峰把信稿汇集成册送交郁达夫审阅，并且将新出版的《两地书》送给郁达夫一册，请其写点评语之类的文章。其时郁达夫正忙于搬家前的准备。4月25日移家杭州之后的当天夜里，他“翻来复去总睡不着觉，夜半挑灯，就只好拿出一本新出版的《两地书》来细读。”“在这一部两人的私记里”，他“看出了许多平时不容易看到的社会黑暗面来。至如鲁迅先生的诙谐愤俗的气概，许女士的诚实庄严的风度，还是在长书短简里自然流露的余音”，他感到“由我们熟悉他们的人看来，当然更是味中有味、言外有情，可以不必提起”，“就是绝对不认识他们的人，读了这书，至少也可以得到几多的教训。”这是郁达夫初看《两地书》后的感受，后来他把这种感受写进了自己的散文《移家琐记》中，而对自己的书信集，他觉得不便出书，于是便写信示知李小峰。这便是1933年5月6日写于杭州的那封信的内容。此外，他在信中又说到“已为编好另一集矣”。指的是《断残集》。这是他第一次自编的《达夫全集》的第七卷，也是最后一卷。所谓《断残集》者，就“是把断篇残简收集起来出书的意思”。这一卷编好之后，他亲自送到上海，信上写的是“大约十日之后”到达上海。果然十天之后他来到上海，于5月17日又在上海给李小峰写一信。信上说“稿子亦当于廿五六号全部送上。”在上海期间，他又为《断残集》写了一篇序，连同书稿一起交给了李小峰。而有关《两地书》评语的《移家琐记》，先是登在1933年5月4日至6日的《申报·自由谈》上，随后也收在这个集子里。所以他在信中说，“《两地书》评语，只在《琐记》里提了一笔，想已鉴及，不

另作评语了。”随后，他又于5月28日致信李小峰，反复叮嘱：“《断残集》校对时，千请仔细一点，多校几遍，此集稿子虽都已登过者，然收集不易，遗失一篇，就很难再找了，亦乞注意。”这个集子于当年8月由北新书局正式出版。

另外在这几封信中，郁达夫都谈到，在编完《断残集》后，再编写一册《文艺批评论》，交北新书局出版，但后来没有实现。

在1933年5月28日信中还谈到“《蜃楼》志在必作，大约今年总可以做成。”其实《蜃楼》是动笔于1926年的一篇未完成的中篇小说。1927年1月10日的日记中曾写道：“未成的小说，在这几个月内要做成的有三篇：一《蜃楼》，二《她是一个弱女子》、三《春潮》。”结果1927年《蜃楼》仍未写完。1930年他仍打算继续将其写完。为此，7月初去杭州在里湖寂静的僧寺区，租下了惠中旅馆临水的西楼房间，住了两个多月，结果《蜃楼》还是没续完。现在1933年他又打算继续续写，最终还是没写完。这一小说断片，共十二章。载《青年界》月刊第一卷第1—3号（1931年3—5月，每月10日出版），其中第1—4章，先在《创作月刊》第1卷第4期刊载（1926年6月16日出版）。

1933年5月6日的信中还谈到《迷羊》，这也是郁达夫的一个中篇小说，写于1926年，1927年12月19日脱稿。作于上海。载《北新》半月刊第2卷1—5号。1928年1月10日上海北新书局出版单行本。

1933年5月28日信中又谈到“《小家之伍》，闻早已售罄，请不必再版。”《小家之伍》为郁达夫的一本译文集，1930年4月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由于书已脱销，这次李小峰

准备将其再版。郁达夫说：“因我有另外之计划，将改过再出书也。”这另外之计划，他在1934年6月17日给北新书局编辑赵景琛的信中提道：“近接小峰书，似欲将我全集中的两三种已销略尽者，重行再版，我因久有将全集全部改编之计划，勿思再行重版。见小峰时，千请将此意转告一声。”其实他这一计划于1933年时就早有打算。

他第一次自编的《达夫全集》，从1927年6月第一卷始，直至1933年8月第七卷止，历时7年，共出了七个集子。第一卷《寒灰集》，第二卷《鸡肋集》，第三卷《过去集》，第四卷《奇零集》，第五卷《敝帚集》，第六卷《薇蕨集》，第七卷《断残集》。这七卷并没有将郁达夫的全部创作收编进去，还有不少的小说、散文、论文等另外单编。的确，这一套全集如他自己感觉得那样，不论从文体以及次序上看，都过于杂乱，所以决定重编。此后他便着手改编全集。第二次改编的全集共四集。基本是按文体编成，为：《达夫所译短篇集》，1935年5月由上海生活书店出版，接着7月又出版了《达夫日记集》，10月又出版了《达夫短篇小说集》，到1936年4月由上海北新书局又出版了《达夫散文集》。在这两次编辑的全集中，均有几个单行本没有收入，这其中就包含信中提到的《迷羊》与《屐楼》。

郁达夫的第四封信，即1934年9月20日的信，是他远游归来后写给李小峰的。这一年的7月6日，他偕同妻儿去上海，于12日从上海乘船前往青岛，在那里小住一月，至8月13日离去，回程再到北平、北戴河、天津等地访友周游，直至9月9日回杭州。这就是信中所说的，此次远游“费时三月，前星期回杭”的那段事。7月份正值暑假，他路过上海，曾去访问北新

书局，8月中回到北京，又到琉璃厂走访了北新设在北京的分店。回来后将所见所闻写信与李小峰交流。

以上是郁达夫致李小峰信中所涉及的书籍出版事宜，另外还有一方面的内容，即询问版税稿费的情况。

1931年3月，国民党江苏省高等法院第二分院查封上海一批书店，北新也被查封。后来虽然于同年4月23日启封，但经济上仍不景气，因此屡有拖欠作者版税、稿费的情况。这次郁达夫信中所谈欠款之事，估计与此情况有关。信中所言，稿费寄给杭州王映霞处。王映霞为郁达夫的妻子。于1927年6月5日他们在上海结婚，1933年4月25日一同移家杭州，1940年5月在新加坡双方协议离婚。

刘半农致李小峰的信仅一封，写于1933年3月21日，信的末端署名“复”，即他的名，“半农”是他的字。信是由北平发往上海的。此信的内容主要谈如何排印出版他编撰的《中小字典》的问题。

刘半农的一生主要活动于文化教育领域。他在文学革命、新文学创作、语言乐律研究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尤其在语言学方面，更有自己独到深入的研究。早在1919年春，他就被北大校长选定为国语统一筹备会会员。1920年春，经教育部派去欧洲留学，先后到英、法、德三国的大学去学习并进行学术考察达六年之久。而后被授予法国国家文学博士学位，而论文《汉语字声实验录》荣获法国康士坦丁·伏尔内语言学专奖。巴黎语言学会还推选他为会员。1925年秋回国后，在北大、北师大、中法大学授课，并在北大创立语音乐律实验室。同时又主编《世界日报副刊》即《国语周刊》。1928年被聘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民间文艺组主任，国语统

一筹备委员会委员，古物保管委员会委员，中国大辞典编纂处的特约编纂员。1929年又重返北大任教。1934年暑期，与白涤洲等赴西北调查方言，不幸染病，于7月14日病逝于北京，终年四十四岁。此言所谈的《中小字典》出版一事，在刘半农生前未能实现。1933年，刘半农应北新书局之请，辑稿逾尺，规例既定，共收九千余字，还附录有他创制的《点直曲检字法》，序文当时也已写成，（序文曾于1935年9月28日、10月5日、19日、26日在《世界日报·国语周刊》第209——213期刊载。）如果按着刘半农致李小峰信中所提之方案进行，这部字典在当年就可出版发行。可是李小峰没有采纳他的意见，这部《标准国音中小字典》直到1937年7月才在上海北新书局初版，此时半农竟不获手定全书，早它四年而去了。

刘半农重视辞书的建设，不仅于此，在此之前，1925年他归国之初，在北京曾召集钱玄同、黎锦熙（即信中提到的共同编《国语周刊》的邵西）、顾颉刚、常惠、白涤洲、魏建功等人，共商纂例，编辑《中等字典》，后因经费不足，不得不作罢。到北大研究所任导师时，又草编《〈中国大辞典〉计划概要》，由于需要大量经费，无法实现。但他为《中国大辞典》撰写了三百多页的“一”字稿本。1931年，上海大东书局又约撰《大学辞典》，刘半农任主编纂，列为大辞典编纂处工作之一，三年期成，草议定，而后再被书局董事会厄之。此外他还提倡使用“她”“它”作为代词。鲁迅先生在1934年作《忆刘半农君》一文中曾说：“他活泼、勇敢，很打了几次大仗，譬如罢，答王敬轩的双簧信，‘她’字和‘它’字的创造，就都是的。这两件，现在看起来，自然是琐屑得很，但那是十多年前，单是提倡新式标点，就会有一大群人‘若丧考

疵’，恨不得‘食肉寝皮’的时候，所以的确是‘大仗’。现在的二十左右的青年，大约很少有人知道三十年前，单是剪下辫子就会坐牢或杀头的了。然而这曾经是事实。”从鲁迅这段话不难看出，刘半农在提倡新文化运动中的贡献与他在语言文字革新中的实际作用和非凡胆识。

半农宿愿，盖在“研究语音、整理语言”，在语言科学领域，他的研究工作涉及语音、文字、词汇、语法等各方面。在国外，他研习实验语音学，致力汉字声调的研究，曾撰著《四声实验录》。回国后，不仅在北大建立语音乐律实验室，还编成了《调查中国方音用标音符号表》，1932年撰写了《北平方音析数表》。此外还写了很多关于语音的论文。在汉字改革方面，与同人讨论拟定了《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在语法方面，撰述了《中国文法通论》。在乐律方面的研究，写有《从五音六律说到三百六十律》、《十二等律的发明者朱载堉》等论文多篇。

当然刘半农在文学革命方面的贡献还有很多，同时也有一些不足，本文在此不做过多地介绍，仅就他致李小峰的这封信的内容补充一些有关的资料而已。

书信格式由笔者略加整理。

郁达夫致李小峰

小峰兄：

来函读悉，《书信集》阅后，觉得不便出书。已为编好另一集矣。大约十日后来沪，即可交稿也。《迷羊》印花二千，亦于十六日左右同时送上。大约今年上半年，只有全集（即已

编好者)一册及《文艺批评论》(此书于一月后在上海编成)一册交你去印。余稿当待暑假期中。十一日之一百五十元,顶好是汇划至杭,由王映霞去收。二十一日之一百五十元,则我已在沪,可当面来取矣。《两地书》评语,只在《琐记》里提了一笔,想已鉴及,不另作评语了。 匆此

敬请 业安

弟 郁达夫上

(一九三三年)五月六日

郁达夫致李小峰

小峰兄:

今天又接到杭州王映霞的来信,(另有一张附上)知道开明的钱,完全靠不住。我想一面,开明的钱,暂时不去再取。这一月的三百元,请你于本月(阴历五月)廿五号左右,至迟到廿七,为我筹好,让我自己来取,就回杭州。稿子(集子一册)亦当于廿五六号全部送上。(还有一册《文艺批评论》,则须至下下月底交稿。)杭州之款,你若要我们去催讨的话,那也不好再为你去催讨。拿到之后,自可入下月之账。以我看,此款是一定要端午之后才收得到。总之不管如何,我打算于五月底回杭州去。回杭州之先,想把集子的稿编好交你,而由你那里拿到三百块钱。

余事面谈。

达夫敬上

(一九三三年)五月十七日

郁达夫致李小峰

小峰兄：

今天下午去北新，拿到百五十元莊票，收条未写，还是请将收条寄往杭州，因图章不在我这里。下月份的钱，仍请于十一以后，二十一以前，一起汇至杭州交王映霞为是。卢骚的稿，今天改好带去交出。《断残集》校对时，千请仔细一点。多校几遍。此集稿子虽都已登过者，然收集不易，移（遗）失一篇，就很难再找了，亦乞注意。（此书消〈销〉路也不会好。）《小家之伍》闻早已售罄，请不必再版，因我有另外之计划，将改过再出书也。此番去杭州，将住半月再来，余事当于下次来沪时面谈。

《蜃楼》志在必作，大约今年总可以做成，不过《文艺批评论》与《蜃楼》冲突殊甚，两者必不能同时写出。

时势恐慌，只怕杭州不能安居，所以上海一窥，还不得不留。杜门不出，一意著书之计划，不知要到何年方能实现耳。

弟 郁达夫上

（一九三三年）五月廿八日晚上

郁达夫致李小峰

小峰先生：

久不通闻，问，起居定多安吉。暑期前过沪，曾一访新店，知已将门面扩张。这回去北平，亦曾至琉璃厂看过北新分